

大崗山觀察記錄

走過，才知堅持者的辛苦與毅力，僅以此篇記錄表達敬意。
自然觀察最大的樂趣，在於永遠不知道會遇到什麼，每回都有驚喜，
我享受這種驚喜經驗。

文、圖／夜行者



吊鐘鬼蘭初見面

的確，大崗山之於我是個遙遠的區塊，但對於大崗山人文協會解說班的勇士前輩而言，卻是解說的必然場域，在黃魏慶大師的鐵腕訓練下，2週一次的夜間觀察，加上不定期的日觀，前輩們可以如數家珍地掌握自己家鄉的資源；觀察後的記錄，更將大家驅至一條求實求真的學習邊境，讓視覺體驗與腦部認知緊緊相連。如此的訓練過程，對於推廣大崗山的資源及重要性及愛鄉愛土情懷，有著決定性的關鍵。我非常欣賞這樣的方式，非常的嚴謹，不是急就章的趕鴨子上架，細火慢慢熬燉，灌入教學相長的因子，驅動大家向前挺進，而非只是感性或隨興的體驗，成就出一鍋又濃又香醇的料理。

不識途的闖蕩—尋找桃花源

因為螢光蕈，想要夜觀大崗山。為了 5/24 的夜觀，我前去探路 3 回，直到阿慶大師的紙本出現才摸到點，可以想見我是多麼的陌生。僅存的印象只是多年前的研習，走過盤龍峽谷。

月初，約了朋友，希望可以帶路夜拍螢光蕈，卻因她的登山行程無法成行，只能扼腕。想夜探大崗山，總要白天去過吧！帶著殘存的印象與朋友尋找盤龍峽谷。印象中，過了田寮土地公廟，很快會有彎路，蜿蜒而上目標應該不遠；東張西瞧看不到以為的入口，一路前進到朝元寺，那是個熟悉的環境，是進入瘦身洞的路徑，卻不是今日的目標。看了看地圖，盤龍峽谷應在田寮區公所後方，到那裡有路上山，帶著這樣的信念回頭往「雷達景觀餐廳」前進，一路向上，經過軍營，

只見蝶飛亂舞，那日是個陽光普照卻偶有細雨攪局的日子。沒多久，右方一條小徑，車停妥當，3 人一致認為是個好地方。芳心竊喜，原來盤龍峽谷不難找。

經常有人造訪的山徑，因車輛行駛造成的路面凹凸，偶有積水，也有珊瑚礁碎塊鋪陳。入口不遠處有隨意傾倒的鳳梨皮，竟吸引了樹蔭蝶、黑樹蔭蝶、永澤黃斑蔭蝶及玉帶蔭蝶幾種蝴蝶的沉醉吸食，也帶緩我們的觀察腳步，起身行進間，台灣黃蝶又翩翩，移動間，大銀腹蛛、鬼蛛、赤佳蛛也相繼招手，未入峽谷中我們已頻頻讚嘆。步行不到 100 公尺，印象中應該左轉切入，卻見大刺刺的幾個字「私人土地請勿....」，雖隱約間有個入口，3 人決定不左轉，繼續前行。就這個決定，讓我找到了慕名已久的「龍眼蟻舟蛾」，雖然齡期不大，擬糞的功夫十足，標準的瑜珈姿勢，真是經典！龍眼樹下，飄逸的黑尾曳尾蛛，在我不小心震動下，迅速的爬上曳絲，直到到達牠的絲網所在，再以一貫的姿勢倒懸停駐，猶如飄零



沉醉的幾種蔭蝶(黑樹蔭蝶、樹蔭蝶在鏡頭外)

圖由左至右：外形像螞蟥也像鳥糞的龍眼蟻舟蛾(體中央的白色斑有鳥糞的效果，終齡時不再具備)；黑尾曳尾蛛；管蛛



的黃葉，希望讓人忘了牠的存在。自然界的神奇如此多姿，也難怪很多人要中了自然「毒」—「讀你千遍也不厭倦，讀你的感覺像春天」。

行進的餘光中，瞄到構樹底下有個隱約的蟲體，應該是 3-4 齡，是一隻配戴天線、有著斜線條紋的天蛾科幼蟲。不！不是 1 隻、是 2 隻、是 3 隻...總之構樹上越看越多，大小不一的身軀相當可愛(之後知道是構月天蛾)，尤其是體側線條下的橢圓斑，有著藍光縱紋，初次見面就是一群，大崗山太愛我了。

隨著步履的前進，總覺得繼續前行不太對，果然遇見了私人的欄柵，只能再回返。那，盤龍峽谷到底在哪裡呢？再度切入一條小路，路旁竹林林立，應該是少人進入的，因為我們需要經常拉扯蜘蛛絲網方能前行。在這不起眼，蚊子又多的地方，難得發現了一種可愛的腐生蘭花--吊鐘鬼蘭，這是一種在竹林下很容易發現的蘭花，小小的植株非常容易忽略掉，卻在之後的一個月引起人文協會的一陣大震動。

再度鍛羽而歸，雖然探路並不順利，收穫卻豐碩。其中還有管蛛，一種曾被我認為是蟻蛛的蜘蛛，牠的頭出奇的大，讓我聯想到外星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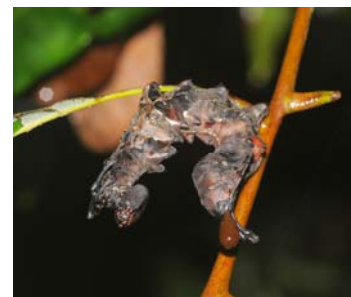
將車駛入稜線公路，持續尋找曾經的入口，記憶中在右側，見到一座水塔，停車再度進入探索。不是產業道路，是登山小徑，兩旁的禾本植物欣欣向榮，多彩紐蛛、紅螢、叩頭蟲以它們為舞台，連斑蝶蛹也懸掛一串串，是條豐富之路，

通往何處卻不知，我們帶著未完成使命，下了山。
初露曙光

當阿慶大師說可以跟著他們夜觀，如中樂透，約好國道 1 號下的公司會合，就等 24 日。只是又想，如果自己到集合點，豈不更好，問題在於「樂活廣場」在哪裡？攤開朋友給的地圖，看不到這個點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探探看。

循著公路，驅車進入宗教區，蜿蜒而上，有好多路徑，東試一條，西試一段，在華山聖堂附近繞繞，看看地圖總是不對，根本沒有樂活廣場這個詞，最後聽從遊客建議，了解開車是無法到達目的地，只好再往舊時路前進，經過軍營旁有個很大的公園，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樂活廣場。

那天是個陰晴不定的日子，早上大雨滂沱，下午又陽光乍現，趁著空檔，來到小徑上，雨又綿綿。相機在車內強力除霧



龍眼蟻舟蛾已經長大

下，早就濛濛了鏡頭，拍攝的影像如罩柔焦鏡一般，努力擦拭還原真相。走到龍眼樹下，蟻舟蛾還在原來的地方，只是長大了，果然通體黑褐色，不再有擬糞白斑，真神奇。曳尾蛛一樣等待，構月天蛾也努力進食、等著長大，大青叩頭蟲身上沾滿水珠安靜趴在枝條上，而配戴著五顆星點黑



星小灰蝶，帶著黑白相間的觸角在大花咸豐草上流連。在陽光又現的此時，最活躍的該是蝴蝶。臨別時，一隻蚓腹寄居姬

蛛向上攀爬的身影洩漏牠的蹤跡，緊緊跟隨捕捉姿態，喜歡牠似細枝條的偽裝能力，一條絲線牽繫著一生命運。

無心插柳的一天，簡單的邂逅，盡是美好。

蝶飛亂舞的午后

阿慶大師的認真無人能比，只是詢問了自以為是樂活廣場的點，他就寄來路線詳解圖，外帶周邊環境照，再找不到真的丟人喔！

停車時，就望見樹上的黃蝶，還有白白的新鮮卵粒。會聚產並排列整齊的黃蝶非台灣黃蝶莫屬，其餘的也許會因為食草不足，而有數隻個體在不同時間分別在同一片葉子上產卵，但是卻排列不齊，因此能在此時發現媽媽和卵粒，真是幸運！這座簡易停車場種植許多阿勃勒，這種歸化植物擁有「黃金雨」的美名，夏季花開是個燦爛美麗的風景，當風吹過，黃花瓣瓣凋零，可以入詩、可以入畫。雖是個可以激發人類藝術創作的植物，也是許多蝴蝶不可缺少的糧草，水青粉蝶、淡黃蝶、台灣黃蝶和荷氏黃蝶甚至雙尾蝶、琉球三線蝶(參考蝴蝶食草圖鑑 p133)的幼蟲會以它為食草，再歷經變態各階段，羽化成翩翩的彩蝶。

葉上除了有卵，也有姬蛛科的蜘蛛在護卵，蠕動的基斑毒蛾、小白紋毒蛾和懸繭姬蜂的繭，



方圓 1-2 公尺的空間讓我停駐了 20 分鐘。

午后，大彎嘴的聲音一直迴盪，鳥況應該不錯。續上行，一小群的粉蝶和小灰蝶一直繞著路上的積水轉，偶而停下吸吮，應是補充礦物質的公蝶，果然如此。尚未進入樂活公園，生態就如此豐富，讓人寸步難行呀！看到工作站，往內走，有人架著大砲等待，一問才知，大彎嘴是他的誘引之音，他早已布置好環境，等待出現，就照下。關於投食攝影，已經是個爭論的議題，大家各執己見，在是與非之間恐怕不是只有一種答案。

午后，蝶影翩翩，追著琉球紫蛺蝶到中心廣場，人工植栽匯聚的地方，喜歡訪花的蝶種不少，要能吸引駐足，花蜜量和容易停棲的花序，都有決定的關鍵因素，像馬纓丹這種繖房花序的植株，蝶兒喜歡，站得很穩，虹吸式口器也發揮效能，在捲曲與伸長之間欣喜沉醉。注意到了嗎？馬纓丹的開花順序，由內向外，還是由外向內呢？

轉身向自然公園前進，星天牛大方地展示如點點繁星般的身軀，炯炯的眼神、粗大的巨顎，



圖由左至右：台灣黃蝶及其聚產的卵；護卵中的愛心媽媽；訪花的琉球紫蛺蝶動作迅速

彰顯無木不摧的氣勢，龍眼、荔枝、柑橘、桉樹等植物，很容易在幼蟲啃咬樹皮及形成層、邊材，且老熟個體向內鑽入木質部後而受害。環境中任何一種生物的出現，總是牽繫著其他的物種，不會獨立存在，也不會各不相干，這也是為何大家總說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生態系的健全非常重要。

走過阿勃勒，轉角的草叢邊，玉帶鳳蝶吸引了目光，向前探索，見到一對眼珠子隱身在黑暗處，好奇的觀察，原來蟋蟀(後來才知名)利用兩片禾本科的葉子(可能是大黍)，將它膠黏一起，靜靜地躲著。



蟋蟀

好奇牠是利用什麼東西固定葉片，自製或是鳩佔鵲巢？感謝首次見面的牠，慕名已久喔！回高雄的時間快到了，尚未進入護欄區，加快腳步，飛舞的小灰蝶很精神。蹲在大花咸豐草區跪拜攝



淡紫粉蝶

走過，才知路遙

首次的大崗山夜觀不想錯失，因為下一回不知在何時，儘管對自己的精神有著疑慮，阿慶大師也說「您老可以嗎？」這一把年紀不是激將法可以激的，能不能、行不行，自己自有衡量，一切安全為重。

經常趴趴走觀察的我，加入這群激進分子，腳步一點都跟不上。還好陳主任一路相伴，偶有葉班長左右指導，在隨身燈減弱的時候、在路況沒有半點概念之時，不至於驚慌失措，也安全完成夜觀。更令人驚喜的是，第一次探路以為錯誤的地方，竟然都在夜觀的路徑上，表示我沒記錯，

只是缺乏冒險患難的決心，只要前進一點點，探索行程不用這麼辛苦。但也因為錯過，我走得更遠，也發現更多。

自然觀察的腳步要慢才能發現更多東西，以前與朋友進行自然觀察時，經常一天走不到 2 公里(單程)。面對新領域是該先熟悉，很想慢慢摸索，而這群堅強的解說員們，早就將這裡的植被、物種調查得很清楚，何處是哪種生物停棲的點、蛇容易出現的區段、白頭翁在哪裡睡覺、夜鳴的蛙又在何處...所以，可以奢侈的見到白額高腳蛛不拍，看到姬鬼蛛不心動，經過蛙池不再流連！因為，在記錄上早就是座上賓，有更多的驚喜等著他們呢！匆匆走著，跟著的腳步、拍攝的速度，加上阿慶師一路高喊的快！快！快！根本無法發揮「慢」的最高境界，漸漸的跟著陳主任一路落後，不管前面看到什麼，靠陳主任和自己囉！

經過龜殼花與青蛇的驚喜，轉入盤龍峽谷前段竹林，螢光蕈的耳語迅速傳來，趕緊跟上，一小朵的菇體長在約 1.5 公尺高的斷竹上，熄燈適應黑暗，果然眼睛所見就是一朵微弱發著綠光的小蕈，要絕對的暗才能見到的光，這種冷光並不灼人，卻在暗夜提供傳媒一個訊號，「來-來-來」，也許經由咬噬、排泄或是停駐、沾黏而協助菇體散播孢子，達到繁殖的契機。真實的狀況是什麼，沒有人知道，科學界還只是停留在猜測的階段！自然界仍存在著許多的謎，人類有限的知識領域難以解析全部，只有等待小心翼翼的求證。

和陳主任一起拍螢光蕈，他成功我失敗，不想耽誤太多時間，只有匆匆離開，期待下回再來拍。曝光的時間裡，四周陷入一片黑暗，可見地上、遠方的坡上，有著熒熒的綠光，看來螢光蕈不少，但是可及度極低，這朵在路徑邊的發光小菇真是太親民了。打開燈光持續走著，進入峽谷內明顯地更具挑戰性，腳上所踩踏的點，輕忽不得，還要注意左右的珊瑚礁岩洞是否會有「長長

的」驚喜，中華樓網蛛和赫爾斯特上戶蛛如站哨一般的等待在網內，想要取景手腳要快。否則隔著一層白色的絲網，永遠充滿神祕感，廬山真面目為何永遠不可知。石灰岩壁上另一個住民，有著一身壯碩的肌理，灶馬紋著一身的圖紋，暗黑殺手的氣勢昭然若揭，夜裡，靜靜的立在岩壁上，好奇牠是如何取食？聽朋友說，曾見過牠們同類相殘。牠是標準的夜行動物，難怪白天看不到。

步出盤龍峽谷，進入一段曾經迷走的路，在稜線公路上有著月光的映襯，格外明亮，當拐入水塔旁的路徑，不禁啞然失笑，原來我走過。

走過，才知堅持者的辛苦與毅力，僅以此篇記錄表達敬意。大崗山的生態資源真的非常豐

富，喜歡自然的人不容錯過。自然觀察最大的樂趣，在於永遠不知道會遇到什麼，每回都有驚喜，我享受這種驚喜經驗。

對於大崗山人文協會的訓練模式，很值得鳥會參考。



灶馬有著粗壯的腿及陽剛十足的圖紋

學問 鳥事系列之3 《鵬程萬里》

文／雲鴻

「鵬程萬里」一般用來比喻前程遠大；主要是「鵬」這種大鳥能飛萬里路程。但是真的有「鵬」這種鳥嗎？答案是「沒有」，「鵬」是傳說的大鳥，大到難以相信牠的存在，而且還是由傳說的大魚「鯤」變化而來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」欽定四庫全書之《爾雅翼》中，對莊子所稱之鯤化為鵬也認為「難信」。另，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「鵬之徙于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意思是說：鵬鳥遷徙到南方的大海，翅膀拍擊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濤，隨海上狂風盤旋而上，直衝九萬里高空，離開北方大海六個月後海濤才停下來。這樣的大鳥即使在古代也難以置信，或許是古人對颱風或季節風所想像出來的神話化之鳥。

《爾雅翼》中記載，也說《說文》記載著：「...古文鳳，象形，鳳飛，群鳥從，以萬數，故以為朋黨...」又「...古文鳳，然則以隸書之，正是鵬爾。夫羽蟲三百，鳳為之長...」表明「鳳」就是「鵬」的意思。無庸置疑，「鵬」指大鳥，現實中指「鳳」，在尺度上是比較可信的。

1879年在日本愛知縣安城市三河安城擊落了一隻身長8尺(約2.4公尺)、單翅9尺(約2.9公尺)的大鳥，當時的「安都滿新聞」將這件事當作鵬的捕獲來報導，也有人認為正確的應該是信天翁，但是信天翁身長才84-100公分，翼展190-240公分，尺寸似乎小了一號，不過真的要「鵬程萬里」，信天翁是最有能力的。維基百科記載：「...信天翁能掌握海面的氣流，一小時內可橫越113公里的海面，據記載，一隻信天翁可在12天內飛行達5000公里的旅程。...」可憐的是信天翁這種鳥，繁殖期上陸後動作遲緩容易接近捕捉，因此在日本被稱作「阿呆鳥」(アホドリ)，十九世紀末為了獲取其羽毛謀利，而遭到大量濫捕，現已成瀕危鳥種。